为了孩子

■金玉坤

星火燎原 撷英 20

“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去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1940年4月，怀孕9个月的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金玉坤，在敌人反复“清剿”“讨伐”，生存环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跟随被服厂的几十位抗联女战士，踏积雪、进深山，与敌人周旋和战斗。一次徒涉极度寒冷冰河的行军导致金玉坤提前临产，仅靠着抗联姐妹们燃起的一堆篝火和几块破衣片产下一名女婴。金玉坤为了不让孩子拖累队伍，只好忍痛割爱，将孩子寄于老百姓家中抚养，直至17年后，母女才团聚。本文故事情节生动、真挚感人，抗联女战士们的革命情谊和团结友爱精神，为了祖国和民族未来忍受骨肉分离、继续投身抗战的博大胸怀，令人深深敬佩。

1940年4月，北满依然是风雪的世界。去年冬天以来，敌人调动大批兵力，企图乘我们吃不饱、穿不暖、补给困难的时候消灭我们。鬼子反复地“清剿”“讨伐”，甚至出动了骑兵和飞机，恨不得把抗日联军都挤到一起一口吃掉。

为了牵制敌人的力量，大部队暂时离开我们，分头打击敌人去了。我们被服厂这一摊子，大都是些女同志，有我、张贞淑、李淑珍及朝鲜同志朴英善、白金文、安贞淑等人，老老少少，跟不上队，只好和病号及身体虚弱的同志合在一起，由侯主任领着在依兰、铁力、海伦一带深山里和敌人打磨磨。

那时，我已经结婚了。我的爱人带着队伍到外地打击敌人去了。我怀孕9个月，挺着大肚子，背一支枪一个背包，艰难地跟着队伍行军作战。在4月14日这天，部队急行军走了几十里，眼前出现了一条小河。这河水并不很深，但初春开冻融化的雪水，凉得像钢针扎在人身上一样，心都刺痛了。我刚把脚伸进水里，肌肉遇冷一阵紧缩，猛地打了个寒战，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怯懦地不自主地把伸进水里的一只脚收了回来。但抬头一看走在前面的同志们的背影，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又袭上了我的心头，难道我能在困难面前畏缩吗？不，不能，我咬了咬牙又把脚伸进水里，迈开步子，向对岸走去。开始两只脚还有痛的感觉，一会儿便麻木了。“坚持！坚持！”我一再命令自己。好容易咬紧牙关，蹚过了河，来到了林子里。我找根横倒在地上的大树干想坐下，屁股还没挨着树干，只觉得浑身一阵酸痛，脑袋像有千斤重，眼前一团漆黑，我一头栽倒在雪里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逐渐苏醒过来，蒙眬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摇晃我的身子，还不停地往我嘴里哈热气。我无力地慢慢地睁开疲惫的双眼，看见一张张焦急的面孔，侯主任、安贞淑、朴英善、小张、小李……他们全都围在我的身边，近旁还拢着一堆熊熊的篝火。我想说话，但没有一点儿气力，只是嘴唇嚅动了一阵。

“小张，快，拿水来。”安贞淑叫着。

小张端来了一碗积雪化的温水，安贞淑从背篼里取出一块大烟，掰下一小块，并扶我坐了起来，让我把大烟咽了下去。我的腹内“咕噜噜”地一阵响过，神志清醒了许多，手脚也能弯曲了，就是小腹一阵阵地抽搐发痛，看样子是临产了。我把这情形告诉了安贞淑，她马上对大家挥了挥手说：“男同志全部走开，待一会儿再到火堆边来。”

侯主任会意地领着男同志们到别处去了。

森林里，白雪皑皑，寒风袭人，附近也找不到窝棚，只有篝火边还比较暖和些。安贞淑在火堆边找了块靠着大树避风的地方，把积雪往四周扒了扒，又弄了些枯草垫上。小李和朴英善拉着块雨布为我遮风。小张扶着我慢慢地蹲下来。我小腹一阵阵急剧的收缩之后，“哇！……”一个小生命诞生了。这时，安贞淑在背篼里拿出一把剪刀和半截旧床单，剪断了孩子的脐带，包裹了起来。她怀抱着初生的婴儿，小张、小李扶着我到了火堆旁边坐下。朴英善又往火堆里添了些柴火，篝火燃得更旺了。她们三面围着我坐下，为我挡住些吹来的寒风，让我面对火取暖。

今天，我的孩子，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我不知该怎么好了。要呢，还是不要呢？要吧，环境这样艰苦，成天吃榆树皮煮的黏汤，人饿得连背一支步枪都觉得吃力，有了她更是累赘。何况敌人还像哈巴狗一样成天在后面跟着，有时几乎近在咫尺，万一小孩啼哭，暴露了目标大家都要受害……不要吧，她是自己亲生骨肉，当妈的怎能忍心……孩子“哇！哇！”地哭个不停，我的心啊，像有几只手在抓，鼻子一酸，眼泪不由得扑簌簌地顺着两颊淌下来。当我一想到孩子她爹德胜不知正在何处打击敌人，悲痛马上转为愤恨，恨不得抓过一个鬼子来把他撕碎。

侯主任他们先后回到篝火边。我一见到侯主任，忍不住又失声哭了起来。侯主任安慰我说：“别哭，别哭，虽然德胜同志不在这里，但是贞淑、小张、小李和我还有同志们都会尽力照顾你的。”

“不，侯主任，这……这孩子……怎么办？”我抽噎着说。

“怎么办？”他沉思了一会儿，向大家扫了一眼，谁也没有出声。他皱了皱眉头，用坚定的口吻说：“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设法把她留下来，好好地抚养她，她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让她和我们中华民族一起度过这苦难的岁月，成长壮大！”他说着掀开棉衣，脱下身上唯一的一件小布衫。同志们有的撕下两只袖子、半条裤腿，有的从露絮的棉衣上扯下一块块的棉花，七手八脚地把孩子包裹起来。

小张从安贞淑手里接过孩子，指着孩子的鼻子和眼睛对我说：“玉坤姐，你瞧，这小姑娘的眼睛多像你，鼻子呀，是她爸爸的。”逗得大家哈哈地笑起来。

同志们崇高的阶级友爱，使我烦乱如麻的心绪稍得安定。但是，一想起当前的处境，心里又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沉重起来。同志们虽然有说有笑，显得非常高兴，但不难看出他们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做的。我看得出，这高兴背后隐藏着忧郁，为部队当前的处境，为孩子的安全着急……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队伍在这个深山丛林里驻了三天，就又转移了。侯主任给我背着步枪，小张背着我的背包，安贞淑用朝鲜妇女背孩子的方式把孩子绑在她身上，我拄着一根白桦树干，在小李伴随下拖着产后虚弱的身躯，吃力地一步一步地跟在队伍后面走着。

夏天来了，兴安岭森林里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山百合、野韭菜都长出来了，树根底下还能捡到蘑菇，“给养”较先前有了改善。但是，要吃到粮食还是很不容易的，有时要付出血的代价来换取。同志们为了照顾我，常常把仅有的一点儿高粱米、苞米子熬成稀粥给我喝，而自己去吃那又酸又涩的山丁子。偶尔抓住一只山雀，也要烧给我吃。我实在过意不去，三番五次请求他们不要特别照顾我。他们总是笑嘻嘻地说：“你要不吃好一点儿的，怎么能有奶给孩子吃呢？”雨天宿营，他们把仅有的一块雨布支起来，让我们母女睡在里面，他们却整夜蹲在树底下淋着。

有一天黄昏，我们正在半山腰歇营，哨兵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侯主任，不好了，敌人进山沟了！”侯主任攥起盆子炮对大家说：“金玉坤、安贞淑带孩子向右面老林子转移，我们把敌人引到左面深山里去，然后绕道到右面老林集合。”我和安贞淑走了不到半个钟头，山沟里就响起了枪声，由近而远向左面深山里移去。几个小时以后，同志们摸黑回来了，大家轮流抱一抱孩子，亲一亲，笑嘻嘻地说：“小宝宝，别害怕，鬼子叫叔叔伯伯赶走了。”

转眼间，夏天秋天过去了，凛冽的北风夹着大片雪花席卷而来。孩子在襁褓中一天一天地长大。6个月的婴儿已经十多斤了，背着她行军累得喘不过气来。何况在这个严寒的冬季吃穿特别困难呢！侯主任在征得我同意后，和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决定把孩子送给一个老乡家抚养，让孩子在一个较安定的环境里长大。

第二天黄昏，按着预定的时间，我在庆安县北一个山沟里会见了一个中年老乡。他穿着露出白花的黑色破棉衣，戴一顶灰色旧狗皮帽，一张饱经风霜、皱纹深积的脸庞，两眼闪射着善良的目光。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纯朴可靠的人。我给孩子饱饱地喂了最后一次奶，在孩子贴身内衣上拴了个布条：“母金玉坤，4月14日生。”含着汪汪的眼泪，我把孩子紧紧地绑在他背后。我忍着绞心的痛楚望着，直到那宽大的背影消失在苍茫的夜雾里，才咬紧牙关，狠心地扭回头。迎着扑面的寒风，迈开大步向宿营地走去。这时，我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我向风、向云、向祖国的河山宣誓：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去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

17年啊，漫长的17年过去了。每年4月14日，我就想起了我那不到一岁的孩子，想起我那为民族解放事业战死疆场的丈夫。我到处打听着，我的孩子啊，你在哪里？

想不到有这么一天，我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她的妈妈，在党的教育，在先烈们鲜血的培育下，她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健康地成长着。

1956年冬天，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信。白色西式信封的右下角上，工整地写着寄信人的地址：“黑龙江省庆安县兴安乡中心校杨寄”。是谁呢？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急忙拆开信封，把一张红格信纸铺开来：

妈妈，亲爱的妈妈：

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17年，整整的17年，不知道您在哪里？妈妈：您还记得吗？17年前您的女儿……

“啊！”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心绪一阵缭乱，泪珠断线般夺眶而出，我一屁股跌坐在炕上，十七年了啊，我的孩子……

我的泪水又一次地涌出眼眶，流在颊边，流进嘴角，流到信纸上……

（黑龙江军区征稿小组整理）

金玉坤 女，出生于1918年，吉林榆树人。文中身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被服厂厂长。征文时为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居民。1976年逝世。

扫描二维码 阅读更精彩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在雪山和雪山之间

■王宁

在高高的雪域高原阿里，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地方——什布奇边防连，坐落在群山的峡谷里。它寂寞，一年有8个多月的封山期；它路险，要翻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达坂才能到达。

在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我有幸走进阿里，来到什布奇。

从狮泉河到什布奇边防连有620多公里路，我们早上7点40出发，晚上9点多才到，在路上整整走了14个小时。一路上，山道坑洼不平，碎石遍布，许多路段都是在耸入云霄的山腰间，一边是刀切斧剁般的峭壁，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悬崖。乘坐的越野车晃晃悠悠，时而犹如一匹脱缰的烈马，时而又似汹涌波涛中的一叶扁舟，让人心惊胆寒。虽然时值金秋，凉意已浓，但在车里晃荡来晃荡去，我紧抓扶手的手心里全是汗，还几次被吓得头皮发麻。当时我开玩笑说：“长这么大，我现在才明白了‘全神贯注’这个词真正的含义！”曾被原兰州军区授予“高原模范汽车兵”荣誉称号的阿里军分区张良善副政委问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在什布奇这条路上开车，司机的表现都是‘全神贯注’。”的确，走这样的路，司机稍不留神或车子哪怕有一点很小的机械故障，就可能会跌下万丈深渊。已在这条路上跑了11年的驾驶员张茗告诉我：“这都不算啥，就怕山上滚石头。上次去曼扎，几块石头滚下来，砸在车上咔咔作响！”

车辆蜿蜒行驶在满是石块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一边的高山和另一边的深沟让大家忘记了车上的颠簸。尽早赶到边防连，是所有人此刻共同的想法。晚上9点，才隐隐约约看到山坡上战士们用石头摆成的“什布奇边防连欢迎您”一排大字，疲惫不堪的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连长吴晓新是新疆库尔勒市人，个子不高，黝黑的脸庞，办事风风火火，说话直言直语。任职不到一个月，但对连队情况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什布奇边防连官兵常年守卫着两座海拔5600米以上的雪山和40公里的边防线。连队组建45年来，先后有20多名官兵长眠在巡逻路上。面对艰辛，他们信念不变：绝不能把脚下的国土守丢了，守小了。如果用吃苦和牺牲能守卫好祖国的边防线，那他们甘愿付出，无怨无悔！

登上哨楼远眺，对面山梁上已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连队干部张九良告诉我，冬天来了，大雪就要封山！洒满阳光的连队小院里，22名即将离队的退伍老兵默默为军马准备了足够的草料，把羊圈狗舍清理得干干净净，把烤火煤堆得方方正正。还有那一排排晾在院子里的腊肉、干鱼、干鸭、粉条，无不体现着老兵对连队的留恋。

刘长峰，什布奇边防连老连长。2002年3月1日，因突发心脏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尽管他离开连队十多年了，但他的名字和精神却留给了官兵无尽的思念和温暖的力量。有一天晚饭后，刘连长对几个骨干说：“我有个想法，咱们是不是可以种些菜，栽些果树？” 望着荒凉的大山、遍地乱石，班长们发愁地说：“连长，我们干两年就复员了，种菜种果给谁吃呀？”刘连长说：“我们走了，哨位还在。地开出来，后来的战友可以种呀！”第二天，全连就开始挖石造地了。整整一个星期，刘连长开着推土机，和战士们平整出了10多亩菜地和果园。栽苹果树的时候，地里有两块大石头，刘连长让大家闪开，他自己用钢管撬。手心出汗一打滑，钢管正好弹在他的脑门上，他捂着头倒在地上，鲜血从指头缝里流了出来。战士们赶紧把连长背到卫生室，医生给他缝了3针。如今，蔬菜丰收了，苹果树也挂果了，刘连长却再也看不到这些了。每当我们想起老连长的时候，就给蔬菜和果树浇浇水、培培土……听到老兵动情的话，我眼里溢满了泪水。刘连长，你听到了吗？愿大家的小小心愿能传递给远去而从未离开的你！

我们的到来，让官兵们打心眼儿里高兴，连队像过新年一样热闹。战士们把平常舍不得吃的水果、花生纷纷“贡献”了出来。面对战士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动而又为难。大雪马上要封山了，我们吃了这些东西，兄弟们困在山里七八个月咋办？大家笑称：“虽然我们东西不多，但诚心诚意地想表达心意，实际上也是穷大方！”小伙子们哈哈一笑，尽显男儿的侠义与豪情！

从什布奇边防连回到机关后，每每想起在边防连的所见所闻，心中就升腾起对边防官兵的无限敬意，官兵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从那以后，我常常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能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高原边防兄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燃烧的红柳

——写给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焦 锐

你走来，走在九月灿烂的阳光里
你健朗的身姿，潇洒的步履，淡泊的笑意
让我相信：这是抗疫英雄们
拥抱九月、拥抱祖国的一次伟大胜利

触摸咫尺之痛，你大将挥戈
勇战疫魔。千军万马
循着你的马头，呼啸奔流
荆楚瘟孽尽，来一曲钟磬齐奏

人民至上！在这黄钟大吕的回响中
你雄健地走来，潇洒地走来
老当益壮的忠诚、英勇和刚毅
恰如这勋章，光芒万丈

你走来，走在九月铺就的红毯上
拾级而上的劲头和鼓点，敲击着大地
敲击着我的心，共和国以最高的礼遇
迎接着这位带着中药之香的“张仲景”

当山川异域，疫魔降临，张牙舞爪
你一举点中了江夏方舱医院的神门
一颗济世度人的心，让万千病人望着
窗外的雪花，而心里却春雨潇潇

人民至上！你的心燃烧着圣洁与崇高
你心中的磷火呀，像星星点灯
一下子点亮了十万亩连翘解毒的春天
你胸前的勋章，照亮所有天使的白衣

你走来，像初秋的风摇曳着火焰
你眉宇间，凝聚着坚定的意志
病人的事，十万火急！
急中生智，才是救死扶伤的宗旨

一颗星，一颗小小的寰球，像一轮朝阳
抱在你怀中，你抱的是大地之子的赤诚
抱的是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时间啊
你用分秒必争的光阴打败了残酷的病毒

人民至上！即便自己倒下
倒在自己日趋僵硬的、蹒跚的步幅中
自己的病痛可以漠视，而疫魔一日不除
你都倔强地屹立，铁骨铮铮，顶天立地

你走来，似乎从诗经的源头走来
一首《采薇》，似乎让你找到了
妙手回春的药方
战胜肆虐人间的病毒

我越看，你越像沙漠中燃烧的红柳
怀抱火红的海水和意志
向沙粒一样多的病毒决一死战
用小小的柳叶刀，征服疫孽和毒霸

人民至上！你用军人的赤胆忠心
隆隆推进着疫苗诞生的速度和力度
你用火红的信仰，点石成金
这金，就是捍卫人民利益的撒手锏

清 秋（中国画） 杨清茨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967期

赏 月

■汪天玄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又近中秋。夜色渐浓，无边的夜幕上，一轮明月宛如一颗夺目的宝石缀在湛蓝的锦缎上。仰头观明月，月盘莹润，月光澄澈。

趁着夜色正浓，我们一家人到公园去赏月。这时夜已深，少了赏月的人群和嬉戏的儿童，有的只是蟋蟀不紧不慢的鸣叫声，还有风过柳枝时低低的细语声。坐在河边的石椅上，望着苍穹中一枝独秀的明月，心中升起一丝寂寥。“皎皎空中孤月轮”，说的就是此情此景吧。

我走上前去，倚在河岸的石栏上，忽的望见水中又是一轮皓月。水粼粼地动，这水中月也仿若活了一般，微微动着，似要化开，却又缓缓地合拢，溶在这一片茫茫秋水之中了。我赶紧招呼父母同看。看着这美景，妈妈忽然冒出一句——“风在动”。我一愣，“所以月亮也在动”，我随即说。“不对，是心在动。”爸爸又接上。好一个“风动月动心也动”，我们一家竟也做起了诗。

忽的，公园里的灯一下子全灭了，我看看手表，才发现已经十点半了。没有了灯光，四周一片漆黑。我立在两棵柳树之间望月，透过层层叠叠的柳叶，月光幽幽地洒下，留下些斑驳的剪影。柳枝随风轻舞，仿佛要随月而去一般。月的灵秀与柳的飘逸，此刻交织在了一起，好一幅秋月风情图！

“看，云要遮月了。”爸爸说。只见一片轻纱似的云悠悠地向着月儿飘了过去，不一会儿，月亮就披上了一件轻纱，宛如含羞的少女，隐隐约约地露出双颊的红晕。随之而来的是一团更大更浓的乌云，这下可好，含羞的少女干脆整个钻进帘子里了。乌云遮月，天空中顿时少了许多色彩。待到月儿行到云团空隙处，微微露了一下脸，放出些盈盈的光来，随即又躲了进去。大约过了两分钟，云团的边缘溢出些许荧光，月儿似乎是玩腻了，从帘子里一骨碌钻了出来，笑盈盈地把光洒向大地，殊不知等急了我们这些赏月的人。

夜色更深了，该是回去的时候了。我们踏着月光走在回家的路上，清风明月一直送我们到家门口。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5分 印完4时45分